

三 十 一 天

阿歷克辛著

徐芝延譯



中華書局出版

Тридцать Один День

三 十 一 天

А. Алексин 原著

徐 芝 延 譯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本書內容提要

本書用日記體裁，描述一個少年先鋒隊員在夏令營度過的生活。說明蘇聯的少年兒童，怎樣在黨、團、隊的教育之下鍛鍊成活潑可愛，堅強勇敢，富有集體精神，全面發展的新的入；並且說明社會主義社會裏年長一代和年輕一代之間的關係，是多麼的健康愉快，充滿着愛和喜悅。

—— * 有著作權 · 不得翻印 * ——

三 十 一 天 (全一冊)

◎ 定價人民幣八千四百元

譯 者 徐 芝 延

原 書 名 Тридцать один день

原 作 者 А. Алексин

原出版者 Детгиз

原書出版年份 1951年

出版者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澳門路四七七號

印刷者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 澳門路四七七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 統絛胡同六六號

編號:15519 (51,滬型,32開,88頁,122千字)

1953年5月2版 印數(滬)6,001—9,000

三十一天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

昨天，我動身到少年營（即夏令營）去的前一天，我同哈爾卡吵了一場。哈爾卡是我的姐姐。她瞧不起我：因為她已經十六歲，而我才十三；她已經進九年級，而我才進六年級；她是高材生，而我不是……

哈爾卡說我沒有意志力，說我任何事也不能從頭做到底。她為什麼這樣想呢？因為我沒有把瓦爾瓦拉·菲道羅芙娜發下的課外作業的全部算學題都做出來。哈爾卡不懂我是故意這樣的。瓦爾瓦拉·菲道羅芙娜依着點名簿上的秩序叫學生做算題，我的名字是點名簿上的第三個。因此我總做第三題，有時還做得多些呢（以防萬一）。可是姐姐不明白這情形，竟說我沒有意志力。

真是胡說！

我久已忍不住了。終於昨天發了脾氣。

——你給我一件真正的事情！我要向你證明我有鋼一樣的意志，我能把一切事情做到底——我向姐姐大叫道。

這時哈爾卡從書包裏掏出一本紅色布面精裝的練習簿，把它遞給我。我甚至喜出望外了。這種練

習簿叫做「總筆記簿」。祇有高年級的學生才有它。

——親愛的哈爾卡，是給我嗎？——我輕輕地問。

——是的，我給你這筆記簿。不過有一個條件。

我拿了筆記簿，才想跑到隔壁房間裏給維提卡看去，可是姐姐攔着我了：

——我已經說過，我給筆記簿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

——就是這個條件——明天你要到少年營去，到黑海去……

——嗯，怎樣呢？

——不要插嘴，這樣不禮貌！——哈爾卡說，（她跟媽媽學會了這麼說。）——在少年營裏將有許多有趣味的事，你每天把一切最有趣味的事寫在這本筆記簿裏，這樣寫一本你的少年營日記。這件事做起來不容易，倘使你終於做成了，我、媽媽以及爸爸——我們大家都會相信你有意志。你不是要一件真正的事情嗎？這就是一件。

我的膀子也垂下了，差一點沒把筆記簿失手掉下地。哈爾卡專會殺風景。她為什麼不帶任何條件，老老實實送我這本筆記簿呢？

可是沒有辦法。因為這事涉及我的名譽，我同意記日記了；雖然不錯，這是件小事，根本不是真正的事情。我將每天寫至少一頁，也許還要多些。我要向哈爾卡證明，我有鋼一樣的意志，假如必要

的話，我能忍受任何艱難的事！

因此，我現在正躺在火車的上舖上，寫着自己的日記。其他的孩子們向窗外看着。我也想看看，可是不能。真是沒辦法！

窗旁站着我的新同伴——安德烈。還是在早上，當所有到少年營去的孩子們都聚集在我父親工作的那個大工廠的俱樂部旁邊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他了。來送孩子的有媽媽、爸爸、祖母們。祇有安德烈是帶着小包袱一個人來的。他向四面看看，然後說道：「想得起來，還送行呢！好像我們要到前綫或者北極去似的。」安德烈馬上就使我喜歡了。後來又從工廠走來一位首長。他說我們要到遠方，到黑海去，說我們「身體不大結實」，說我們應該好好地休息。

安德烈的臉馬上就氣紅了，他自言自語地說：「誰告訴他『我們身體不大結實』的？胡說！」安德烈不等別人就坐上藍色汽車，不願再聽首長的演說。

哈爾卡來送我，雖然我並沒請她這麼做。哈爾卡故意使得大家都聽得到地大聲說：

——不要走下車，當心脫車。不要把頭伸出窗子……

她總是羞辱我，把我當作「小兒子」。我向旁邊看了一下，幸好安德烈不在這兒：他已坐上汽車，已聽不到哈爾卡的話。

藍汽車動了，我們到火車站去。

汽車沿着浴着夏日陽光的寬馬路，呼呼地飛馳着。飛快地跑過有一排一排的樹與街道隔開的高樓

大廈；汽車的敞開着的窗子外面，林蔭路上和公園裏人聲喧嘩。

莫斯科人對我們笑。走路的，開汽車的，甚至嚴厲的民警崗：大家都在笑。好像大家都知道我們要到達的南方去，大家都祝我們一路平安。

在火車裏，我躺在上舖上；當我看到安德烈在整理我下面的下舖時，我真高興。另一個下舖上躺着一個男孩子，我先前沒看到過他。他鼻子上架着一副大眼鏡，我甚至認為這眼鏡是給大人戴的。男孩子剛躺下，馬上就開始讀書。我偷看了一眼，看到那是一本詩。真奇怪——讀詩！我不喜歡詩。小說是另一回事：朱利·范恩（法科學幻想小說家），馬英·黎德（生於愛爾蘭的美國小說家）多好呀！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更好，還有「青年近衛軍」！而詩呢，祇有學校裏強迫讀的時候我才讀呢。

下舖上的男孩子叫科力亞，可是我和安德烈馬上就給了他一個外號——「教授」，他已經有一副太嚴肅的面貌。

馬上又來了另一位鄰居，他把東西放在我對面的上舖上。這位男孩子我曾在工廠旁邊看到過。有三個女人一道來送他：一位年老的，大概是祖母；另一位年輕些，大概是媽媽；第三位更年輕，也許是姐姐。在開車之前，她們吻了他老半天——連我都覺得惡心了。新鄰居也叫做安德烈。我們怎麼辦呢？起先我們決定叫上舖的安德烈做安德烈第一，下舖的安德烈第二。但是下舖的安德烈生氣了：

——什麼？我是沙皇還是國王？祇有沙皇才叫這樣的名字——安德烈第二！

於是我們開始叫他做下舖的安德烈，另一位——上舖的安德烈。這名字太長。但是晚上可找到辦法了。

下舖的安德烈嘲笑地問上舖的安德烈：

——送你的那一大隊人是誰？

上舖的安德烈回答道：

——那是媽媽，祖母和姐姐。我是她們家裏唯一的男人。

——怎麼回事？你沒有父親嗎？

——有的，——上舖的安德烈回答，——不過他很少在莫斯科：他是艦長，總是在黑海航行。後來，像是不在意似地，又加了一句：

——我的爸爸是蘇聯英雄。

連「教授」都停止讀詩了。他弄正眼鏡，以便更清楚地看看蘇聯英雄的兒子。

晚上，上舖的安德烈想爬上他的上舖，可是兩隻手臂怎樣也吊不上去。下舖的安德烈用肩膀托他，幫他爬上去，然後說：

——你的肌肉呢？還是位艦長呢！

從這時候起我們開始叫上舖的安德烈做「艦長」，下舖的安德烈——就叫安德烈。

天黑了。大家開了檯燈。它罩着綠燈罩。當我去年在別墅過夏的時候，我喜歡到車站去，尤其在

晚上。去看遠程火車怎樣發着猛烈的轟轟的響聲跑過月台，火車上白色的窗子怎樣地飛着，而窗子裏面閃耀着綠色的燈。我想像不出沒有這種燈的遠程火車。今天白天我在我們火車裏看到這些燈的時候，我才完全相信自己的幸福：我要到遠方，到黑海去！

「艦長」躺在上舖上，我們還沒來得及邀請他，他已開始談起他的爸爸和爸爸的功績。起先我們都很有味地聽着。而火車老是響着：轟隆轟隆轟隆……於是「艦長」的聲音越過越輕，後來根本沒有了——「艦長」睡着了。安德烈和「教授」也不出聲。於是我悄悄地拿出厚筆記簿，開始寫白天沒寫完的日記。火車震動着，鉛筆在手裏跳着，寫字真不方便。

衝進開着的窗子的風，忽兒帶來松樹林的奇怪的氣味，忽兒帶來河上的清涼，忽兒帶來從火車頭聳出來的刺鼻子的煙。好奇心重的風要弄弄它在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它又偷看我的筆記簿，開始一頁一頁地翻，真沒法對付它。

下面傳來安德烈的聲音：

——沙霞，你老在寫些什麼？白天寫了現在又寫。是不是你秋天要補考？

這聲音來得那麼突然，以致我毫不思索就把真話說出來了：——我寫日記。

安德烈嘲笑道：

——祇有偉大的人們才寫日記呢。你寫毫無必要。

當然，他是對的。

七月十六日

在你坐火車的時候，最好莫躺在鋪上，還是站在窗子面前或者在車廂裏來回走走好些；倘使躺下來，一定會睡着。今天白天，我總共才躺了幾分鐘，自己也不知道怎地我的眼睛就閉上了。是車輪響着，而我夢到爸爸帶我到他的工廠，到他的車間去，那裏四面八方響着車床。

誰推我的肩膀我才醒。我睜開眼，看到安德烈興奮的紅臉在我面前。他兩隻腳站在「教授」讀着書躺着的下鋪上。車輪不響了，也沒有清涼的風了，——就是說這是車站。

——沙霞，起來！快點！——安德烈悄悄地說。

——什麼事？

——車站上在賣那樣的東西——我從窗子看到的。那樣的東西！

——什麼樣的東西？

——小狗呀！你懂嗎，小狗——牧羊狗！

——小狗！那不是東西，而是動物，——「教授」在下面用沒精打彩的聲音說。

——好，就算是動物吧！可是多好的動物呀！沙霞，我們一定要買這麼一隻牧羊狗。我們要在少年營裏訓練牠。然後再帶到莫斯科來送給邊防軍。

——莫斯科沒有邊防軍，——「艦長」反駁道。

三十一天

七

——第二，所有邊防軍的最主要的長官都在莫斯科工作。他們會把狗送到需要的地方去。其次，黑海也有邊防軍，不過是海上的，——安德烈迅速地說着，由於激動臉變得越來越紅。

「艦長」在他的鋪上懶懶地說：

——海上的邊防軍根本用不到狗。我的爸爸是海上的邊防軍。真想得起來——把狗弄到火車裏來！牠會叫得不讓人睡覺。

但是安德烈一點也不注意「艦長」的話，而問我道：

——沙霞，你有錢嗎？

我把手伸到上衣口袋裏，摸到那兒的一卷鈔票：媽媽給我在路上萬一有什麼用花的，是一百五十盧布。我從未有過這麼多錢。我告訴了安德烈我有好多錢。

他快活地輕輕說道：

——好極了！給我五十盧布。我也有五十盧布，「教授」已經給了五十盧布。不知為什麼安德烈沒向「艦長」要錢。我們不知道小狗值多少錢，但相信一百五十盧布已經夠了。

本來可以馬上跑到車站去。然而發生了一個障礙。原來火車在這個站上祇停十五分鐘，因此隨便那一個孩子也不許下車。車廂一頭的門鎖着，另一頭站着我們這一隊的指導員卡佳。她不讓任何人通過。起先我根本不懂安德烈要狗有什麼用。當到賣小狗的地方去的路上出現了障礙的時候，不知為什麼我開始覺得狗必須買，甚至認為不帶狗而到了少年營是件蠢事。

這時我想到一個好主意：

——「教授」，——我叫道，——起來！跑到卡佳那兒去！

「教授」丟下書，跳到地上。

——你對卡佳說你手上扎了一根大刺。她昨天說她有藥，要我們需要的時候向她要。好罷，你就去要藥去！在卡佳走開給你挑刺的時候，我們就……

——騙人似乎不大好……——「教授」遲疑地說。

——要看什麼時候。爲了這樣的事情是可以騙一下的。快去罷！

「教授」弄正架在鼻子上的眼鏡（我注意到，當他激動的時候，總要這麼做一下），向卡佳走去了。我們則跟在他背後。卡佳站在兩節車廂接車的平台。當「教授」隨手關上到平台去的門的時候，我們貼在鎖眼上聽。「教授」講得那麼像真的似的，我們自己也幾乎相信他的手真的扎了一根刺，而且他很痛。

門柄動了。安德烈推我一下——我們到了我們車廂的服務員的小房間裏。我們還沒來得及定一定神，卡佳已經沿着過道從我們面前走過去了。「教授」垂頭喪氣，跟在她後面慢慢地走着。不知怎的他跛了，雖然，他說刺是在他手上。

危險剛過去，我們就跑到接車的平台，走下車廂的台階，跳到地上。我跌倒了，碰痛了膝蓋。沒有月台。我們是直接向地上跳的，這太高了。

車廂旁邊站着一位服務員。他叫道：「到哪兒去？你們到哪兒去，頑童們？！」差一點抓着我的領子，可是我轉身一跳，跟着安德烈跑走了。火車旁邊有幾位旅客在散步；我們撞到他，摔了一跤，爬起來又向前跑。

——已經近了——安德烈喘着氣叫道。——就在那邊，看到嗎？

——嗯，——我回答，雖然事實上我連該向哪邊看都不知道。

我們已跑到靠近火車頭的地方，突然看到迎面走來一輛裝着箱子的馬車。安德烈往旁邊一跳，差一點把一個穿灰上衣的高個子撞倒。那人一轉身——於是，我嚇得兩條腿發抖；少年營主任塞爾該亦·塞爾該亦奇站在我們面前。「好，什麼都完了！」我想到，「我們馬上就會被送回家。」

這當兒，我好像覺得世界上沒有什麼比我們的行動更壞的了。然而這時我聽到了塞爾該亦·塞爾該亦奇的非常平靜的聲音：

——孩子們，你們是到哪兒去？

——我們，我們……我吞吞吐吐地說。

——我們想買一隻小狗，牧羊狗，——安德烈大胆地回答。

我一看安德烈，我覺得他是位英雄。

——可是再過十分鐘火車就要開啦。怎麼會讓你們下車的？你們可曾請卡佳准許？

——沒有，我們自己……——安德烈垂下頭回答。

——你們可曾想到，卡佳要負責保護你們大家？你們怎麼可以給你們的年長的同志找麻煩呢？我們不出聲。最後安德烈用極輕的聲音說：

——我們很想買一隻狗，訓練牠。不是爲自己……我們要爲邊防軍訓練牠。請你准許我們跑到市場去。祇要一會兒！

塞爾該亦·塞爾該亦奇笑了。

——不，我不許，——他說。——不過到了少年營裏，你們會有一隻狗的。自己回到火車上去罷！我去買報紙，也就回來。

——我們回去了，一定的，我們自己回去……一定的，——不知爲什麼我這麼說。

——我相信，我相信，——塞爾該亦·塞爾該亦奇說。他轉過身就向賣報的櫃子走去。他一次也沒回頭看我們這一邊。

——安德烈，我們快點跑，還是去買……跑吧，好嗎？他看不到的，——我提議。

——你爲什麼說「一定的」呢？誰也沒有請你這麼說。不去了，現在我們回去。

安德烈搖搖手。我們回到自己的車廂裏。

——安德烈，你認爲怎樣，他會守信——弄隻狗來嗎？

——那兒的是些什麼狗——安德烈回答，痛苦地嘆了口氣。

……不久火車開了。安德烈爬到我的上舖上，我們久久地躺在一起：兩個人在一起比較容易忍受

不幸！

我們在莫斯科的時候已經分成三隊；每隊約有三十個人。第一隊全是女孩子。她們和指導員維拉走得比我們早一天。維拉是體育教師，醫生，總指導員。

第二隊是年輕些的男孩子，乘在與我們相接的一節車上。那一隊的指導員是柳巴，非常好的一個女人。她不強迫孩子們做不願意做的事，連很小的站她都放他們下來散步。

我們第三隊的運氣不好。我們這節車裏又有指導員卡佳，又有塞爾該亦·塞爾該亦奇。我們還沒到少年營，他們已經強迫我們白天睡一個半鐘頭。祇有大站他們才許我們下車，也祇有一會兒。他們連狗都不讓買。

我和安德烈討論我們的不令人羨慕的情形。

安德烈用不滿意的腔調說：

——你可聽到塞爾該亦·塞爾該亦奇說：「你們主要的任務，是好好地休息！」難道我們祇應該有這樣的任務？他們要把我們變成公子哥兒。要是給我們穿軍裝、戴勳章的軍人做主任、做指導員就好了！他們才知道我們應該做什麼……不行，我不能這樣生活。應該跟這一切鬥爭！

於是安德烈在鋪上猛烈地翻個身，差一點摔下去。

後來「艦長」又談他父親的功績。我覺得他有許多地方是虛構的。

七月十七日

今天靜卡會擠到我們車廂裏來。她竟沒同女孩子們的一隊一起走，而同我們一起走，坐在另一節車上。靜卡說因為她病了，才沒趕上自己的那一隊。

但是安德烈很瞭解靜卡（他們住在一個院子裏），他說她故意不同女孩子們一道走，因為沒耐心對付她們。安德烈說靜卡有氣力，又勇敢。院子裏的男孩子們都怕她，雖然她從來沒打過架。她會豎蜻蜓，據安德烈說是「會做高級器械操」。

——靜卡，我的朋友！——安德烈說。

我第一次看到靜卡，是帶敬意地看着她的：不能像跟安德烈似地那麼容易成為朋友。

不過主要的不在於此，而在於靜卡帶來了重要的消息。她叫醒我們，輕視地看着我們瞌睡的面貌，譏笑地說：

——你們把世上的一切都睡着放過去——都像沒有什麼事似地躺着。

——可是在火車裏好做些什麼呢？——安德烈問。

——做什麼？單說這一件吧，你們不知道我們要到斯大林格勒了。——靜卡用莊嚴的聲音說，本來就很高的鼻子擡得更高了。

我們都驚叫了一聲：火車向斯大林格勒走去，而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你為什麼早不說——來了——還是不說——安德烈實備靜卡。

——我就是爲這件事來的。偷偷地，跨過一節節走着的火車。

——孩子們，怎麼辦呢？——下面傳來「教授」的聲音。他開始弄正架在鼻子上的眼鏡（這就是說他又激動了）。

我說我們應該看一看斯大林格勒。

——假如我走過斯大林格勒而不看看它，我將難過一輩子——安德烈支持我。

——怎麼會放你去呢！假如祇有柳巴一個指導員，也許她會放的，她是個好心腸的人。可是塞爾該亦·塞爾該亦奇什麼也不許。必須偷偷地跑！

——又要偷偷地跑！……——安德烈猶疑不定地說，抓了一下後腦壳。——可憐的卡佳，我們又給她找麻煩。她要負責保護我們大家呢。（安德烈不知爲什麼重複了塞爾該亦·塞爾該亦奇的話。）
靜卡理她的小辮子，狠狠地說：

——那就在你婆婆媽媽的憐憫和斯大林格勒之間挑一樣罷！

問題提得那樣地堅決，使得安德烈祇好同意了。傳來塞爾該亦·塞爾該亦奇的聲音。靜卡馬上爬上我的上舖，連頭裹在被裏。她藏得很好，塞爾該亦·塞爾該亦奇一點也沒看到。他對我們說火車在斯大林格勒停四十五分鐘。我們先下去散步十五分鐘。然後有鼓動站的參加保衛斯大林格勒的戰士到火車上來，講城市中的戰鬥情形。